

郭靖字·作品

射



軍

人生只要一点勇气，就会所向披靡，天下无敌！
谁甘愿，一生困在原地，爱才是出生入死的意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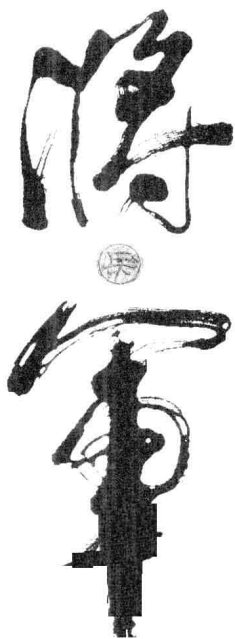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相 任 師 任 相

郭靖宇·作品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将·军/郭靖宇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02-008706-8

I. ①将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5654号

责任编辑 侯群雄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50千字

开 本 68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4.5 插页1

印 数 1—20000

版 次 2011年9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706-8

定 价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- 第一章 卒子！卒子！ (1)
- 第二章 江湖！江湖！ (141)
- 第三章 将军！将军！ (245)

第一章

卒子！卒子！

“让所有被愚弄、被剥削、被压迫的人，都能获得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自由、自尊，让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财产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受到教育，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快乐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使命！”

——黄敬章

“我不能让你们一辈子都看不起我，我一定得干，我要是干漂亮了，以后就有脸跟你们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了！”

——许大胆

“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轻易丢了自己的性命，能活一回不容易！”

——沈红玉

清光绪三十四年的中国，发生了很多大事。孙中山派王群在缅甸仰光成立同盟会分会，云南河口发动起义，湖北军队同盟会在武昌成立；光绪皇帝去世，翌日慈禧去世，溥仪继位，次年改年号宣统。

1909年，农历己酉年。明明是个新的开始，但内忧外患，这一年的中国，陷入了僵局。就像一局棋，没下完，但谁都不肯先出手，生怕一招走错，满盘皆输。

1

一条小河，自岭南奔腾而出，由北至南，绵延数百里，至河东，山势渐缓，水深流静。河堤上两排绿树，不知长了几百年，遮天蔽日，只在芯儿里现出一线天光映着碧水。河的拐角，河东虞家，一处大宅院，坐北朝南，红墙碧瓦，红是暗红，绿也是黯绿，是在年月里褪了色，抹去了浮华的一层皮，也分明显出之前的荣赫。院中有树，亭亭如盖，花儿正艳，只是莫名地透出孤寂。

河东虞家，以棋传家，当家人虞世宗，人称棋圣。考取过功名，终因不舍棋艺，弃了功名，遍访名师，流连于茶楼棋馆。中年丧妻，留有二子。十五年前，获两广象棋大赛冠军，那一赛可谓腥风血雨，不忍反顾，遂生了倦烦，退居故地，悟棋教子。长子忠厚老道，留在身边，端茶递水；次子天资聪颖，早年去了日本留学。这一日，虞世宗收到次子虞小白从广州来信，说明日到家。他忙把下人许大胆叫到跟前，要他备好车马，明日去码头接少爷。许大胆兴奋不已。

许大胆的名字是虞小白起的。十余年前，粤北洪水泛滥，年幼的许大胆随父母一路逃难，为救母子，父亲被洪水冲走了。好不容易来到河东，病重的母亲却也撒手归了天。经老叫花子指点，许大胆跪于街头卖身葬母，虞世宗见其可怜，念是孝子，就收留了他，让他进了虞家做下人，与二少爷虞小白为伴。主仆有别，虞小白在窗内读书下棋，他便在窗外扫地泼

水。下河抓蟹，上树掏鸟，却也少不了两人。当然，都是虞小白带着许大胆，也都是瞒着老爷……这许大胆口齿伶俐，爱吹牛皮，却生性胆小，甚至见到耗子都尿裤子，经常受下人的捉弄。虞小白偏偏给他起了许大胆这个名字。在许大胆看来，这是二少爷对自己的期待，而下人们却以为这是嘲笑他。许大胆有时也很懊丧，可就是不争气，见着点事儿双腿就忍不住哆嗦，把不住尿门。后来虞小白去东洋留学，一去好几年，虽有家书往来，信都是写给老爷的，在许大胆看来竟是杳无音讯。

老爷专门让自己去接二少爷，这是一份荣耀。许大胆满心欢喜，向下人炫耀着自己与二少爷的关系，却招来一顿嘲讽。正嬉闹着，管家慌里慌张地从大门口跑了进来，边跑边喊：“老爷，老爷，县令大人来了——”许大胆迎着管家，想问问怎么回事，管家却没理会，一路跑一路喊，越过他，往内院直奔而去。

未等许大胆回过神来，身后响起杂乱的脚步声，两队挎刀的清兵冲进庭院，列队立于过道两旁，血红的翎子，分外耀眼。许大胆还傻傻地站在过道中央，一个清兵上前抽出佩刀，喝道：“滚开！”刀锋在阳光下闪着寒光，划过他的鼻头。许大胆努力想把腰挺直，或许是刀光太耀眼，一个趔趄，跌倒在地。这成了他一生之中难以忘怀的耻辱——尿裤子了。他呆呆地跌坐在地，看着河东县令乌兰阿拉塔和师爷蔡户不紧不慢地迈进大门，穿过庭院。

虞世宗疾步而来，双手作揖，远远呼道：“草民拜见县令大人！”

乌兰阿拉塔看了看，问道：“你姓虞？”虞世宗对这位新任县太爷只是听说过，也没见过。听说他喜欢下棋，而且逢棋必赌——他的师爷下棋，他赌棋。河东会下棋的、不会下棋的，但凡有点家业的，都会收到他的帖子，想得开的，倾家荡产了事；想不开的，家破人亡，性命不保。

乌兰阿拉塔那张胖大的脸近在咫尺，蒙古血统的瞳孔颜色略浅，透着凶狠，虞世宗心中一凛，连忙低下眼睛：“草民姓虞，不知县令大人有何要事光临寒舍？”

乌兰阿拉塔干笑两声：“没有要事就不能来吗？”来者不善，虞世宗不敢接话，垂首站在旁边。“我是河东县令！河东的一草一木都归我管，到你们家来看看不可以吗？”

乌兰阿拉塔说着就往里走，露出身后的师爷。虞世宗与师爷照面，心里哎呀一声，惊住了。师爷面无表情，枯瘦的脸上肌肉微颤，盯着虞世宗，却是旧识。

师爷傲慢地迈进内院，虞世宗垂首跟上，一队清兵紧随其后。乌兰阿拉塔端坐在花厅的太师椅上，脚下踩着铺地的青砖，气定神闲：“河东是好地方啊，人杰地灵，今天登门讨教两盘！”

“草民不敢……”该来的，早晚要来，虞世宗小心应付着。一句一个“草民”，乌兰阿拉塔听得很不耐烦。

“现在就下！无彩不成棋，就赌你们家宅子。你输了，宅子归我！我输了，我输你一只手！”乌兰阿拉塔明火执仗，摆明了要这座宅子。乌兰阿拉塔候补了好些年，大举外债，才戴上了这顶七品顶戴花翎。他很着急，得赶快捞钱还债。

“草民不敢，草民不会下棋……”明知躲不过，总存着一丝侥幸。

师爷蔡户冷笑，指着中堂写有“两广棋圣”的牌匾说：“十五年前虞老爷可就是两广象棋大赛的第一名！”

十五年前，就是那时候结下的梁子，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仇人上门了，虞世宗只好顽抗到底，装糊涂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我的师爷蔡户。我跟你打赌，他替我下棋！”这棋今天下也得下，不下也得下。

“草民愿以宅子相送，请大人笑纳。”冤家来追命，就算作破财消灾。

乌兰阿拉塔眼睛一瞪，圆若铜铃：“平白无故要你的宅子，朝廷还不给治我的罪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棋，必——须——下！”

立在一旁的大少爷年轻气盛，插话说：“县令大人，我们老虞家可从来就没有得罪过您，您又何必苦苦相逼。我爹是不会和您下棋的，您还是请回吧。”

虞世宗连忙喝住：“还不去，这哪有你插话的份。”

乌兰阿拉塔干笑两声，站起身来，踱到大少爷跟前：“姓虞的，这是你儿子？”虞世宗忙点头称是。乌兰阿拉塔猛地一拍桌子，喝道“来人”，两名清兵抽出佩刀，架在大少爷脖子上，押着他往外走。虞世宗手足无措，乌兰阿拉塔转身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不会砍你儿子的。大清朝有王法，要砍谁的脑袋那得有罪名。我得想想，给你儿子找个什么罪名？”

蔡户摆了摆扇子，叹道：“哎呀，虞老爷，一盘棋而已。”十五年前的手下败将，狐假虎威，步步相逼。

“草民怎敢跟县令打赌。更何况……”宅子可以不要，可这棋道尊严，事关大体。

“虞老爷，您心疼您的宅子？”蔡户有恃无恐。

“不不不，草民不敢要县令大人一只手。”

“那好办！要是虞老爷赢了，我甘愿用我的一双手，代替县令大人的一只手！”蔡户报仇心切。

“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！你输了，宅子归我！我输了，剁他一双手！”乌兰阿拉塔一锤定音。

“君子无戏言。你当真要下？”虞世宗正视着蔡户。

“下！”蔡户毫不犹豫。

乌兰阿拉塔哈哈大笑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拿棋盘来！”

“不用，我跟虞老爷下棋不需要棋盘！请您观棋不语，不不不，请您听棋不语！”蔡户的话是对乌兰阿拉塔说的，眼睛却始终看着虞世宗。一瞬间，他一改在乌兰阿拉塔身后点头哈腰，唯唯诺诺的样子，身板挺直，脸上是按捺不住的激动，那口有点凌乱的小山羊胡子一颤一颤。

这一刻，蔡户等了多年，他按捺不住那份渴望，那份压抑数年的复仇的欲望：“象三进五！”

“马2进3。”虞世宗接道。

蔡户不再是为赢钱卖命的师爷，不再是前倨后恭的操刀手，他只是个棋手，纯粹的棋手。十五年来，那殷殷的血迹一直未干，那败局像坟一样压了他十五年，他等待着这一刻，等待着洗去心中的耻辱。

“兵三进一。”

“卒3进1。”

蔡户眯着原本就小的眼睛，笑道：“虞老爷，你这开局跟十五年前一模一样啊！”

“蔡师爷，您也没变！”两人一应一答，不知情者，看二人如多年重逢的故交——而此时此刻，棋盘变幻，谈笑间，灰飞烟灭。一模一样的开局，一模一样的中盘，棋局重头来过，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，只是结局未知。

“车五进三。”

“炮4平6。”

“马八进七。”

“将4平5。”

手中无子，心中有棋。虞世宗还记得那最后一将，输了的对手——蔡户，翘起着起身，一口鲜血喷到棋盘上……

蔡户额头隐隐沁出一层细汗，摸着左耳根。当年，虞世宗就是从这个动作中窥出了他的秘密——要求和。果然，他退缩了：“车二退一——”

敌退我进：“将5进1！”

退无可退：“炮一进二——”

乘胜追击：“车3进9！”

蔡户浑身一抖，抬眼看着虞世宗。虞世宗微笑抱拳：“承让！”结局不言而喻。

“大人，小的输了！”蔡户扑通跪倒在地。

“混蛋！”乌兰阿拉塔怒不可遏，他想的是宅子，点着蔡户的鼻子臭骂：“没本事别来逞强，下棋还不用棋盘，真给老子丢人！”

蔡户干枯的一张脸更无血色：“大人，小的愿赌服输！请——”他颤抖着把双手放在桌上，“请大人剁掉小的双手！”乌兰阿拉塔闷哼一声，转身从站立一旁的清兵手中夺下一把刀来，眼看着手起刀落，蔡户抵不住恐惧，颤抖着。

“且慢！”虞世宗快步走到乌兰阿拉塔面前，请求道：“县令大人，容草民说几句。棋乃茶余饭后消遣之事，以棋会友，不亦乐乎。我与蔡师爷是多年故交，下下棋，叙叙旧，刚才说的都是玩笑之话，不能当真啊。请留下蔡师爷的双手！”乌兰阿拉塔不置可否，不看虞世宗，也没理跪在地上的蔡户，扔下刀，转身大踏步走出了花厅。蔡户灰溜溜地起身，跟在后面。

大门在虞世宗的眼前缓缓地闭上，但他仍能看到一丝不祥的气息已经渗进这宅院，关是关不住的。放虎归山，还是放生积德，虞世宗难以预料。他转身向内院走去，下人们紧随其后，一个个噤若寒蝉。许大胆仍然蜷在角落里，呆若木鸡，显然还没从这场惊吓中醒过来。他把脸埋在手心里哭了起来，哭得很伤心，也许是羞愧于自己又尿了裤子，也许是恐惧于虞家大宅上那一团不祥的乌云。

黑云低压，虞世宗脸色沉沉如墨。那个姓蔡的就是个棋疯子，据说四岁起就四处拜师学艺，指望着靠下棋为自己赢来荣华富贵！十五年前的那场象棋大赛，决赛中他败在了虞世宗手下，当场就吐了血。原来赛前他大肆敛取赌资，承诺一定会赢，未料事违人愿，赌资散尽，负债累累，被逼得家破人亡……十五年过去了，没想到他不思悔过，却把仇恨都记在对手身上。

回到衙门，蔡户跪倒在地，匍匐着：“大人，请您赐我一死！”他知道，在河东，乌兰阿拉塔离不了他，索性反将一军。

乌兰阿拉塔不傻：“你就是该死，你跟虞世宗有恩怨，扯着老子丢人

现眼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丢人现眼，我要的是银子。”

“报——”一名清兵双手高高地举着一封信，走到乌兰阿拉塔面前，“大人，督军府密函！”

乌兰阿拉塔没好气地冲跪着的蔡户说：“别跪着了，给我念信！”

蔡户赶紧起身，打开信，迅速浏览了一遍，笑了，笑得很开心：“大人，喜事！督军府密函说，最近革命党混进了河东，让咱们严加提防，一经发现，格杀勿论！”

“你是不是输棋输糊涂了？这算什么喜事啊！”

“我的县令大人，您见过革命党吗？”

乌兰阿拉塔怒道：“屁话！我见了，我早杀了！”

“那不就是了，”蔡户阴笑，“您都没见过革命党，还谁见过，三头六臂，还是青面獠牙啊？我看哪，河东就有革命党。”

乌兰阿拉塔有点明白了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蔡户谄笑：“虞家的宅子真气派——”

翌日清晨，两队清兵挥舞着军刀撞开门，冲进了虞家，大少爷当场被官兵拿下。蔡户昂首阔步走向内院，虞世宗匆匆赶来，惊愕：“你又来干什么？”

“姓虞的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勾结乱党，图谋造反！来人呀，把虞氏父子给我带走！”

“你血口喷人，凭什么说我……”话未落音，虞世宗已经被官兵按倒在地。下人们都躲在廊柱后面远远地窥看，许大胆也在其中。虞老爷是他的主子，也是他的天，如今，天是要塌了吗……天塌了，他怎么办？他该怎么办？

眼看着就要被官兵推出门了，虞老爷回头大喝一声：“许大胆，码头！码头！”许大胆脑中浮现出二少爷的身影，二少爷今天回家，二少爷不能被抓！他感到头上的天撕开了一道缝，透出些许亮光，赶紧推开张惶失措的下人，跑了出去。

2

在今后的许多年里，虞小白都不敢回忆那个白天，那个夜晚，不敢回忆那份仇恨与惶恐，不敢回忆自己是怎么熬过那分分秒秒……

在日本，虞小白学的是化工，虽然也剪了长辫，平素也参加一些集会，但虞小白对所谓的立宪、改良、革命没有兴趣。目睹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与日本的繁盛，虞小白对故国有一种说不出的嫌恶，要不是因为惦记父兄，他真想一辈子呆在日本，自在逍遥。

从大阪到上海，从上海到广州，到河东，直到走下船，踏上码头的那一刻，他才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眷恋家乡，也是那么的脆弱，眼前的一切如此的清晰，如此的近切，仿佛他从来就未曾离开过。码头边嘈杂的叫卖声，小孩的嘻笑声，就连那朝着他汪汪的狗叫声也是那么熟悉，轻轻地敲击着他的心……

许大胆长成什么样了？是不是还那副胆小如鼠，人见人欺的样子？踏上码头，随着人流走到街边。人们好奇地看着他，分明又有几分害怕，或许是羞怯，西装、发亮的皮鞋，尤其是剃了辫子的头，都令小城的人感到炫目。不见有人来接，虞小白心中的那份喜悦突然变得没着没落，不免有几分失落，甚至忿忿，难道父亲没有收到自己的信？突然，虞小白看见许大胆跑了过来，立刻生出几分亲昵，放下箱子，佯怒：“好你个许大胆，来接本少爷也不备车？”

许大胆喘着粗气，一个劲儿地拉着他往僻静处走：“二少爷，大事不好，快走吧！去广州躲一段，千万不能回家！”虞小白不解，一时紧张起来。他是知道的，很多从国外，尤其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，都会遭到密探的跟踪，他一路上也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。虞小白张口欲问，许大胆上气不接下气：“衙门，衙门把老爷给抓了，说老爷是革——革命党，要造反！”

虞小白惊呆了，父亲怎么可能和革命党扯上关系，他知道在国内“革命党”意味着什么，清政府简直恨不得食肉寝皮，徐锡麟就被挖了心，秋瑾是女流之辈，受尽折磨，被斩了首。虞小白扔下箱子，朝家的方向狂奔，任许大胆怎么抱也抱不住。远远的，他已经能看到自家的大门。封条在门上贴了个叉字，告诉过往的人们，这扇大门内曾经的显赫荣耀，都已经划上了句号。

虞家的下人们聚集在门口，他们都被赶了出来，一时还没有散去，远远地走开几步，又慢慢地聚了回来。没人为旧主子鸣冤，这时节，革命党这个词，谁敢沾边？沾上是要掉脑袋的，弄不好还要诛九族……他们只是突然被赶出来，一时没地方去，潜意识里也都还抱着希望，说不好是场梦吧？虞小白四下辨认着，终于找到了个熟面孔，像看到救命稻草似的，一

把抓住管家：“管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二少爷，老爷他——”管家的话没说完，虞小白已经在他的脸上看明白了，许大胆说的都是真的。虞小白甩开管家，冲向家门。两个清兵上前按住他，他奋力挣扎，呐喊着，发泄他的愤怒和疑惑：“放开我！这是我家，我要回家！”

守门清兵大声喝道：“老虞家勾结乱党，图谋造反，房子被查封了！”

“你凭什么说我们家造反？凭什么？”

“给我滚！”领头的清兵抬起一脚，踹在虞小白的胸口。虞小白跌倒在地，两名清兵上前，抬起他，扔到河道里，水花溅起，下人们都吓呆了。

“二少爷！”扛着箱子正追到桥边的许大胆大声惊呼，扔下箱子纵身跳入河中。虞小白从水中冒出头来，喘息着，发现不远处的许大胆在水中扑腾着，明显呛了好几口水，正在往下沉。虞小白连忙向许大胆游去，就在他即将沉入水中的一瞬，虞小白拉住了他的大辫子，奋力朝岸边游去。许大胆不会游泳。

两人爬上岸，瘫坐在河边，许大胆看着虞小白，吐掉肚中的水，有点羞愧：“二少爷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！”在虞小白眼里，恐怕没有什么比此刻许大胆这张脸更让人讨厌的了，又笨，又呆，七分惊恐里藏着三分讨好，奴才相……

举目四顾，一片茫然，虞小白来到世交宋家，泪流满面：“宋世伯，您与家父相交多年，今日家父蒙受不白之冤，您一定出手相救啊！”

宋老爷扶起跪在地上的虞小白，点头安慰着：“好好好……”

正说着，宋家管家从远处跑了进来，慌慌张张的，大声喊着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，衙门给虞老爷判了斩立决，午时问斩！”虞小白听得清楚，晴空里响起了霹雳。

“河东虞家蒙受皇恩多年，不思图报，反而勾结乱党，图谋不轨，罪不可赦！”乌兰阿拉塔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。

天空中彤云密布，小街上空无一人，虞小白奔跑着，拼命地奔跑着，他看见，刑场上乌压压的都是人，老父和兄长被反绑着押在刑台上……他想不到，命运，就以这样的方式降临。

“河东百姓听了，虞家乱党主犯虞世宗已经缉拿归案，听说他儿子虞小白也将流窜回河东，有举报者赏银百两！”蔡户如沐春风，他这次算是拔去眼中钉，肉中刺，血仇终得偿报。乌兰阿拉塔也很高兴，他的眼前不

是背着斩立决的犯人，而是虞家那座古香古色的宅院。他等不及了，拽出令箭往地上一扔：“斩！”刽子手呐喊着，手起刀落，没有一刻迟疑。

“爹——”虞小白目睹这一幕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青天化日，自己的父亲和兄长就这样人头落地，鲜血四溅。随之赶来的许大胆从后面一把捂住了他的嘴，把拼命挣扎的虞小白从桥上拽走。蔡户和乌兰阿拉塔都发现了虞小白，乌兰阿拉塔指着他俩逃跑的方向：“把那人给我抓起来！”

许大胆把虞小白拽进一条窄巷，死死地把他压在墙上：“二少爷，得活下去！他们说了，抓着你砍你的脑袋赏一百两银子！你得活着，给老虞家传宗接代！”官兵的脚步声和呐喊声由远而近，许大胆连忙把虞小白拽到一个更隐蔽的角落。官兵从身边跑过，他紧紧地抓住虞小白，捂着他的嘴，却发现虞小白已经放弃了抵抗，面如死灰，浑身颤抖着。

夜晚，虞小白站在破庙里，凝望着星空，从没有顶的房子望去，夜空是方形的，只在西边缺了一道口。在日本，有个女孩子对他说过，日本古代有一种说法，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都写在他头顶的星星上。那么父亲和兄长呢？他们这吊诡的命运，也早已写好在这一方夜空里吗？自己呢？虞小白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，至少是一部分。

“杀——”虞小白的声音直抵苍穹。许大胆躲在柱子后面，默默注视着虞小白。他想躲得更远，但庙小，退无可退，他看着眼前的二少爷有点儿怕，他不知道仇恨，不知道命运，只知道怕。

天上有什么吗？什么也没有。许大胆顺着虞小白的视线看过去，夜空无垠，星星点点，似乎伸手可及。二少爷，一定要让二少爷活下去。自己就他这么一个主子了啊。夜深了，篝火渐渐地小了，虞小白睡着了，许大胆鬼祟地起身，手里绕着一团什么，是一卷麻绳。许大胆踮着脚尖走到虞小白身边，把绳子绕到他的身上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……虞小白突然惊醒，看了看许大胆，又看了看自己身上。许大胆已经绕到最后几圈，见虞小白醒了，迅速地收紧了绳子。虞小白动弹不得，怒道：“许大胆，你干什么？”许大胆哭丧着：“二少爷，你就听话吧你！”

庙外的天空已经泛出微微的鱼肚白，过了没多久，透过茂密芦苇的缝隙，一条小船顺流而下。许大胆戴顶草帽，趴在船头，警惕地四下观察着，旷野里一片死寂，只有哗哗的流水声。他走到船舱，掀开一大块油布，被

绑着的虞小白横躺在船上，嘴里还塞了块白布。许大胆扶起虞小白，让他靠在船舱上，拽出他嘴里的白布：“二少爷，咱们已经离开河东了——”许大胆看到虞小白盯着自己的凶狠目光，下半句硬硬地给噎回去了。

“怎么不把我送进县衙去呀，换一百两银子？”

许大胆着急地辩白着：“我是为了救你。昨天晚上你发誓给老爷和大少爷报仇，我都听见了，你不能回去，那是找死啊！二少爷，咱们现在已经离开河东了，咱们走得远远的，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找个女人生孩子，给老虞家延续香火，那才是大孝！”

“许大胆，你杀了我吧！”许大胆愣住了，虞小白大喝，“我让你杀了我，你要是不肯杀我，就放我回去！”

许大胆急得满脸通红：“我跟你说了半天，我白说了我。”

“许大胆你个混蛋，要不你就杀了我，要不你就放我回河东！”仇恨，把斯文恭敬的虞小白映得变了形。

许大胆听得心惊胆战：“我混蛋，我就不杀你，我就不放你回去……”说着捡起那块白布，朝虞小白嘴里塞去，别过头，不敢看自己在干什么。

虞小白挣扎着，大声吼道：“你敢！”许大胆怔住了。“好！你不杀我，我自己死！”虞小白用头撞向身后的船板，咚咚有声。

许大胆使劲抓住虞小白的肩膀，眼泪都急出来了，他真怕虞小白撞死：“二少爷，你别闹了！”

两人的脸贴得很近，虞小白的目光血亮吓人：“杀了我，要不放我回去！”

“行！你非要回去我也没办法……你回去吧你！”许大胆哭咧着给虞小白松绑，“二少爷，你回去，回到河东你躲远点，河东认识你的人可多了，别到时候还没报仇，就让人把你脑袋给砍了，还有……”许大胆咬了咬牙，“我不能跟你回去，我们老许家八代单传，就剩我这么一条根，我死了我对不起祖宗！”许大胆解开最后一截绳子，虞小白奋力起身，许大胆拉住他：“你再好好想想，留得青山在……”虞小白哪有心思听许大胆废话，厌恶地一把拨开他，纵身一跃，跳进了河里。许大胆趴在船头，对着河水喊道：“二少爷，保命要紧！不是我不义气，我死了，我对不起祖宗……”

斗大的“棋”字，高高地挑在空中。河东棋馆，乌兰阿拉塔常来的地方。

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棋客高声笑谈，伙计迎来送往，虞小白走进棋馆，心中只铭刻着两个字：报仇。虞小白从来没有想到，他及其后难测的刺杀，会融入到河东的历史，并在诡谲的历史中，被翻来覆去地算计着，杀人凶手？通缉犯？民国英雄？大侠？

棋馆老板见虞小白辫子没了，还想当伙计，大怒：“现在四处都在抓革命党，你想让我跟着你掉脑袋呀，滚！”

这回，是东洋话帮了虞小白的忙。棋馆住进了一位东洋客人，出手阔绰，但没人能招待，棋馆老板舍不得这尊财神，虞小白因此派上了用场。

虞小白端着茶，走进棋馆包间，看见一个穿着整齐的东洋客人，端坐在棋盘前，独自打着棋谱。他用日语问候：“贵客，请喝茶。”

东洋客人抬头看虞小白，有些好奇，用日语问道：“你是这儿的伙计？”

日语，温暖而熟悉，虞小白此刻仿若身处异乡，遇着了故人，生出几分亲近：“是的，新来的！”两人愉快地交谈着。

门口传来伙计的长音：“县令大人驾到，给大人请安——”乌兰阿拉塔一行从门口走了进来。棋馆包间门虚掩着，透出一道小缝，虞小白起身死死地盯着乌兰阿拉塔的身影。东洋客人看了看远处的乌兰阿拉塔，又看了看门口的虞小白，嘴角露出一撇神秘微笑。

月亮被薄云遮挡，只露着茸茸的光，虞家宅院阴森寂静，一个人影从墙头跳了下来，是虞小白。回家，竟是以这样的形式。房子老了，几天没人打理，便如同荒废了几百年，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虞小白忍着心酸，走进虞家祠堂。祠堂里，虞家祖宗历代，牌位林立，跪在牌位前，虞小白已是泪流满面，他是来向祖宗告别的。跳墙进来还得跳墙出去，一个扛着个包裹的人与虞小白在高墙根下狭路相逢。虞小白吓了一跳，却见来人畏缩在墙角，作揖求饶：“饶命！我不是贼，我是他们家一个下人，我不是偷东西的，我……”

“许大胆，你小点儿声！”虞小白一看来人的怂样，就知道是许大胆。